

元朝祕史三種

元朝祕史三種

PDF

據

四部叢刊本
葉德輝本
十五卷本

影印

附錄

元秘史地理攷證
元秘史山川地名攷

張興唐解題

元朝秘史三種

維新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初版（全一冊）

元朝秘史三種 基本定價叁拾元

發行人：蔣 紀 周

出版者：中 文 出 版 社

發行所：維 新 書 局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〇二六八號

台北市懷寧街一〇二號

郵儲劃撥六一八五號

秘史三種(合刊本)序

一、秘史的源流

秘史的原名

「忙豁侖紐察」蒙古的 秘密 總綱

「脫察安」是蒙文原音的漢字音譯和字譯。它的拉丁字母的音譯，應

爲「Mongol-un Niuca Tobci'an」，見札奇斯欽(S. Jagchid)先生譯註的蒙文黃金史「Altan Tobci」第六頁註一。日本那珂通世先生的「成吉思汗實錄」一書中，作「Mongholun Niucha Tobchaan」前者是蒙古近代語體文的音譯法，刪除了無聲化的輔音和元音；後者是蒙古古典文的音譯法，兩者均合於蒙文字法的陽陰性和原音和諧的文法原則。

「忙豁侖紐察 脫察安」一名，明清兩代，多不明爲何義，錢大昕氏刻本刪去該名，以爲沒有意義；顧廣圻氏以爲「卷首標題下，分註二行，左「忙豁侖紐察」五字，右「脫察安」三字，必是所署

撰書人名銜。」葉德輝氏也在他的「元朝秘史」序文中，提到「卷首標題下分註二行，左爲「忙豁侖紐察」五字，右爲「脫察安」三字，猶存撰人名銜。楊刻(指靈石楊氏連筠篋叢書刻本，筆者)全脫，則不知書爲何人所撰矣。」顧業二氏，均誤以秘史原名爲撰書人名銜。李文田和丁謙二氏的猜測，則較有進步；前者在他的秘史註中，以爲「忙豁侖」是蒙古氏，而「紐察」是人名和「脫察安」兩人同撰秘史。後者於其「元秘史作者人名考」中，以爲「忙豁侖」是「蒙古」的轉音；仍以「紐察」爲氏名；雖以「脫察安」即元史的「脫卜赤顏」，乃係書名；但仍認爲是人名。李文田氏祇猜對「忙豁侖」的意義；但其他說法，都是錯誤。丁謙氏比李文田氏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但仍是霧裏看花，不大清楚。

元史察罕傳作「脫必赤顏」，虞集傳作「脫卜赤顏」，元史語解作「托卜齊延」；當即秘史原名末三字「脫察安」的異譯，亦即秘史的簡稱。因為「脫察安」三字譯音稍簡，省去了「卜」字的音，所以那珂氏在他的「成吉思汗實錄」的序論中，逕書「忙豁侖紐察脫卜察安」；日本箭內互氏在他的「蒙古史研究」所附的書目中，也將「脫察安」寫作「脫卜察安」。雖然較近於蒙文原音；但我却以爲仍用明譯的原名爲宜，因爲原名歷經明清兩代的傳誦，爲時已久了。

秘史的作者和撰寫時間 秘史在古今書目中，均著錄爲「不著撰人名氏」；如四庫全書提要的雜史類存目，阮元研經室外集四庫未收書目提要。錢大昕氏元史藝文志史類第四雜史類的著錄，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本合刊本附錄）的自序等是。那珂氏「成吉思汗實錄」的卷首，書爲「元太祖在時，漠北文臣無名氏，以蒙古文委兀兒字撰述」。箭內互氏「蒙古史研究」附錄研究書目中，書爲「太宗朝無名氏撰」。

以上各項資料，均因秘史的作者沒有留下名字，或是佚失了名字，而成了不解之謎；但是據秘史續集二卷最後一段原文的漢字音譯、字譯和段譯（意譯），似可推測出作者的年代和身份，我們先看這一段（據四部本）的段譯：

「此書大聚會著、鼠兒年七月，於客魯漣河濶迭阿刺勒地面處下時，寫畢了。」

音譯和字譯

大

聚會

聚著

鼠兒

年

七月

河

11

的

「也客

忽鄰勒塔

忽里周
中舌

忽中
忽中

只勤

忽蘭撒
中舌

答客

舌列納

選額阿

舌刺命

七

孤山

行
地

名

兩

問

宮

下

有

時
宣

着

朶羅安

李勒答

失勒

六 扯 克

牙兒

元刺

兒朶思

保元周

不灰窑

必赤

度

U.S. OF COURTESY OF THE

畢了

倒兀思罷

上面各項譯法，加以比對，可知段譯漏掉「朵羅安 孛勒答合 失勒斤扯克 豁牙兒 扎兀勒 斡兒朵思」等六個蒙古字；尤以「斡兒朵思」(Ordos)一字，關係重要；而且亦無「此書」的原文。如就音譯和字譯，加以重譯，這段文字的原意，應該是這樣的：

「在舉行大聚會(即庫里爾泰「Khuriltai」大會)的鼠兒年(應爲太宗窩闊臺在位十二年庚子，南宋理宗嘉熙四年，西元一二四〇年)七月，我下榻於客魯列河(Kerulen 即克魯倫河)的闊迭額阿剌勒(Köde Aral)地方的七孤山和失勒斤扯克(Silcincik)兩地之間的行宮時，才脫了稿。」

由於前面這段文字，可以推知：

(一) 作者是太祖，太宗時人。因爲秘史是在鼠兒年脫稿的。續集之末，曾敘述甚多太宗時代的史實，似此一鼠兒年，應爲太宗逝世前一年的庚子，而非太宗即位前一年的戊子。此一大聚會之年，丁謙氏以爲是戊子，即太祖逝世後，舉行庫里爾泰大會，以決定承繼大位的那一年；似乎有誤；因爲脫稿的那一年，如果是太宗即位的前一年，作者就無法記出太宗平金的史實了。至於庫里爾泰大會的舉行，不僅決定繼承問題，一般軍國大事均可召開；如太祖西征前，曾舉行庫里爾泰大會，以決定行止；所以丁氏爲了牽就大聚會在戊子年開，以決定皇位繼承問題，而提出許多不甚合理的臆測，似乎是多餘的。

(二) 作者是太祖，太宗兩朝的文臣。因爲秘史是在斡兒朵(Ordo)行宮，原有「思」字，表示多數裏撰寫的；如果不是兩朝的文臣，如何能在行宮裏撰寫呢！如何能知道太祖朝事蹟如此詳盡，並在太祖朝之末結束正集呢！

(三) 作者可能是畏兀兒 (Uighur) 人。因爲元初以畏兀字做國字，秘史即以畏兀字的國字撰寫的。元初蒙古人習國字的恐怕不會多；因此撰寫「脫卜赤顏」的責任，可能落在畏兀人身上；但據元史虞集傳所載：

「虞集……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

由這段文字，又可否決畏兀人撰寫秘史的推測；因爲畏兀人是外人，連參考均不許可，又如何能令外人撰寫秘史呢！不過上段史實發生在文宗朝，已是元代末期，蒙古人漢化的程度已深，避諱的禮節，由漢人學來不少；所以才有「非可令外人傳者」的建議。我想在元初，蒙古人風俗質樸，對帝后均直呼之以名，不稍諱飾。似對畏兀兒人撰秘史，應該不成問題。況且蒙古人認爲畏兀人爲色目人，列在第二等，較漢人爲親；當然畏兀人擅長蒙古國字，所以我以爲「作者可能是畏兀兒人」；但不能肯定的指爲畏兀兒人。因爲每一民族，均有其天才橫溢之士；由太祖四年（南宋寧宗嘉定二年，西元一二〇九年）塔塔統阿 (Tatongga) 奉詔教太子和諸王畏兀兒文起，到太宗十二年（南宋理宗嘉熙四年，西元一二四〇年）秘史脫稿止，時間已有二十二年之久，誰又敢說蒙古人中，一定沒有精通老蒙文的人呢！假如推測爲由蒙古人主纂，畏兀兒人助編，似乎也有可能。

(四) 作者可能是兩個人。因爲秘史如果是一人所撰，似正集不應於「太祖處置蒙力克老人四子濶濶出」後結束。應結束於續集卷二第四段「太祖的崩逝」。由太宗平金起，作爲續集才合理。

(五) 秘史正集是在太宗伐金前脫稿，續集在太宗十二年七月脫稿。

秘史原文的文字 談到秘史原文的文字問題，應該首先瞭解蒙古語文的類型和變化。

按蒙古語文屬於膠着的阿爾泰語系 (Altaic Family)。此一語系，由太祖的崛起以前，到現在是一脈相傳，變化不大。當然由於年代的久遠，地域的轉徙，民族的膨脹，基層社會對外接觸面的擴

展，語文對時代的適應等等因素，蒙古語文自然也有多多少少的損益和音變。爲了研究方便，我同意哈勘楚倫 (Haganculun) 先生於其「蒙古語文」一書中，分蒙古語文爲三期；即上古、中古和近代；不過在三期的名稱上，不如名之爲初期、中期和近期，較爲適當。

所謂初期，即指由蒙古先世到世祖至元六年（南宋度宗咸淳五年，西元一二六九年）頒行八思巴

字樣

字樣

字樣

字樣

字樣

字樣

字樣

字樣

字樣

字樣

字樣

字樣

字樣

上爲老蒙

文。

爲元成宗

大德九年

(一九〇

六) 頒給

法王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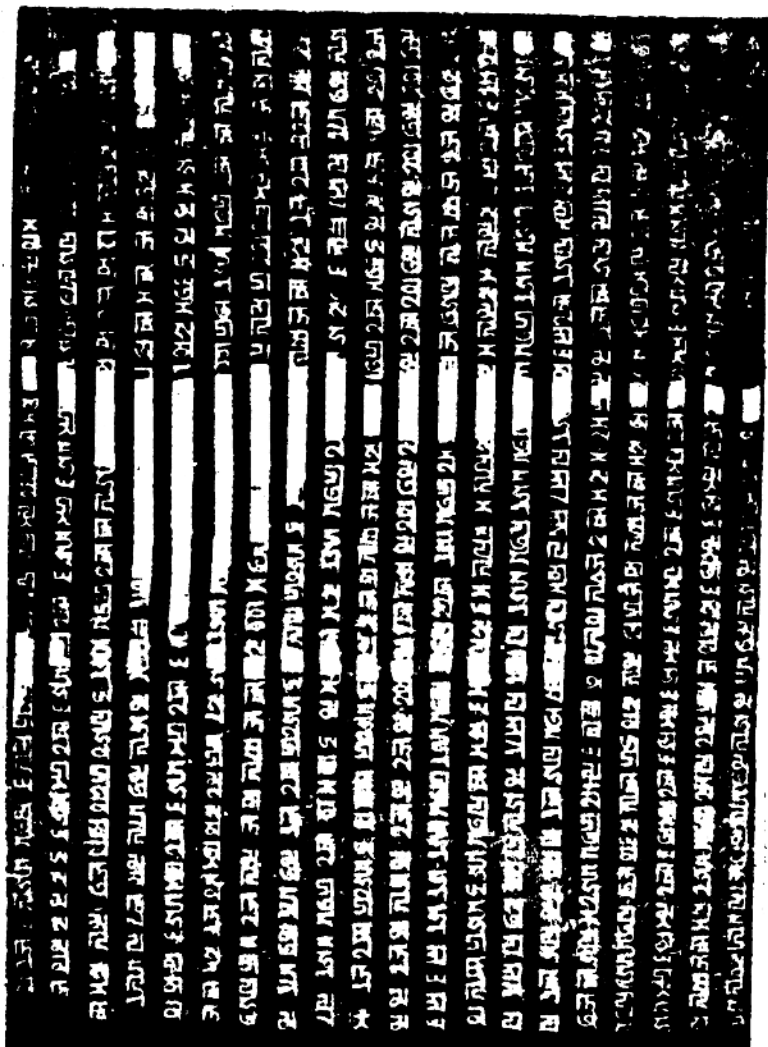
(Pagsqa) 蒙古新字以前。此一時期，蒙古只有語言，沒有文字。自太祖滅乃蠻 (Naiman)，用塔塔統阿居左右，才命他以畏兀字書蒙古語，教太子諸王——見元史塔塔統阿傳。這恐怕是蒙古以畏兀文字作為國字的開始。此一國字，也就是前面所說的老蒙文，為現代蒙古文的基礎。據謂元初所借用的畏兀字母，是老畏兀文所用的。當時已有現代所用的新畏兀字母；但却為仕於元廷的畏兀文臣所拒用。所謂現代的新畏兀文，即畏兀人改信伊斯蘭教 (Islamism) 而採用的阿拉伯字母 (Arabic Script)，變成自右向左橫

ياغاج قازاندا بيدر
قېتىم آش پيشه لور

畏兀人信伊斯蘭教後所創製的新畏兀文

行的新畏兀文，和老蒙文大異其趣。因為老蒙文是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的寫法。秘史的原文，即為老蒙文。

所謂中期，係由八思巴文字頒行後，到明神宗萬曆中葉，亦即十六世紀之末，八思巴新字係由帝師八思巴奉勅所創製。他採用梵巴文 (Sanskrit) 和藏文字母所創製的。字母像漢文的隸書或篆書，寫法和老蒙文一樣。此一新字，因為筆劃多，書寫也麻煩，在民間並未通行，一般人仍喜歡使用老蒙文。不過八思巴新字，有其蒙古音素的優越美，比老蒙文表現蒙古語原音為正確。因此當時的漢語官話，也借八思巴新字作成紀錄，加以保存。蘇俄龍果夫氏 (A. A. Dragunov 1900-1955) 著有「八思巴字與古官話」一書，曾引起世界學人的注意。西德慕尼黑大學 (Munich Un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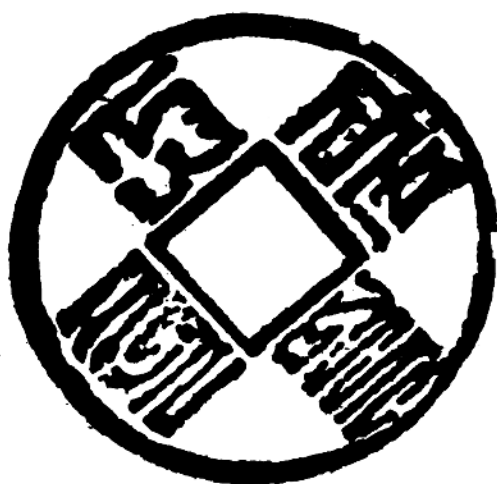


帝師八思巴所創製的八思巴蒙古新字

ersity) 研究生布威納 (Werner Burger) 君曾保有元代一枚銅幣，據哈勘楚倫先生的辨認，謂爲元武宗 (1308-1312) 時代，在馬札兒 (Majar 即匈牙利) 所鑄的，幣上的蒙古文是八思巴新字，由此可知八思巴新字，已推行到欽察汗國控制下的馬札兒。此處出土或被發現的元代白話碑上的蒙文，多

半是八思巴新字。有的一面是老蒙文，一面是八思巴新字。蘇俄境內伏爾加河 (R. Volga) 畔的古墓裏，曾發現書寫蒙文的樺樹皮。一面是老蒙文，一面是八思巴新字。

八



• 字新巴思八爲字文上幣 • 幣銅的代時宗武



文蒙老的上皮樹樺在寫書

至於近期的蒙古語文，是指明末到民國的蒙古語文。和秘史原文的老蒙文關係最大；因爲在中國

近期蒙文小楷（內容係搖籃的創始故事）

1. 搖籃的創始故事
 2. 搖籃的創始故事
 3. 搖籃的創始故事
 4. 搖籃的創始故事
 5. 搖籃的創始故事
 6. 搖籃的創始故事
 7. 搖籃的創始故事
 8. 搖籃的創始故事
 9. 搖籃的創始故事
 10. 搖籃的創始故事
 11. 搖籃的創始故事
 12. 搖籃的創始故事
 13. 搖籃的創始故事
 14. 搖籃的創始故事
 15. 搖籃的創始故事
 16. 搖籃的創始故事
 17. 搖籃的創始故事
 18. 搖籃的創始故事
 19. 搖籃的創始故事
 20. 搖籃的創始故事
 21. 搖籃的創始故事
 22. 搖籃的創始故事
 23. 搖籃的創始故事
 24. 搖籃的創始故事
 25. 搖籃的創始故事
 26. 搖籃的創始故事
 27. 搖籃的創始故事
 28. 搖籃的創始故事
 29. 搖籃的創始故事
 30. 搖籃的創始故事
 31. 搖籃的創始故事
 32. 搖籃的創始故事
 33. 搖籃的創始故事
 34. 搖籃的創始故事
 35. 搖籃的創始故事
 36. 搖籃的創始故事
 37. 搖籃的創始故事
 38. 搖籃的創始故事
 39. 搖籃的創始故事
 40. 搖籃的創始故事
 41. 搖籃的創始故事
 42. 搖籃的創始故事
 43. 搖籃的創始故事
 44. 搖籃的創始故事
 45. 搖籃的創始故事
 46. 搖籃的創始故事
 47. 搖籃的創始故事
 48. 搖籃的創始故事
 49. 搖籃的創始故事
 50. 搖籃的創始故事
 51. 搖籃的創始故事
 52. 搖籃的創始故事
 53. 搖籃的創始故事
 54. 搖籃的創始故事
 55. 搖籃的創始故事
 56. 搖籃的創始故事
 57. 搖籃的創始故事
 58. 搖籃的創始故事
 59. 搖籃的創始故事
 60. 搖籃的創始故事
 61. 搖籃的創始故事
 62. 搖籃的創始故事
 63. 搖籃的創始故事
 64. 搖籃的創始故事
 65. 搖籃的創始故事
 66. 搖籃的創始故事
 67. 搖籃的創始故事
 68. 搖籃的創始故事
 69. 搖籃的創始故事
 70. 搖籃的創始故事
 71. 搖籃的創始故事
 72. 搖籃的創始故事
 73. 搖籃的創始故事
 74. 搖籃的創始故事
 75. 搖籃的創始故事
 76. 搖籃的創始故事
 77. 搖籃的創始故事
 78. 搖籃的創始故事
 79. 搖籃的創始故事
 80. 搖籃的創始故事
 81. 搖籃的創始故事
 82. 搖籃的創始故事
 83. 搖籃的創始故事
 84. 搖籃的創始故事
 85. 搖籃的創始故事
 86. 搖籃的創始故事
 87. 搖籃的創始故事
 88. 搖籃的創始故事
 89. 搖籃的創始故事
 90. 搖籃的創始故事
 91. 搖籃的創始故事
 92. 搖籃的創始故事
 93. 搖籃的創始故事
 94. 搖籃的創始故事
 95. 搖籃的創始故事
 96. 搖籃的創始故事
 97. 搖籃的創始故事
 98. 搖籃的創始故事
 99. 搖籃的創始故事
 100. 搖籃的創始故事

境內，目前所用的蒙文，仍然是七百年前的老蒙文沿襲下來的，變化不大。只有外蒙古 (Outer Mongolia) 已改採息立爾 (Cyril) 蒙文，是一種變體的希臘字母 (The Greek alphabet) 所製的一種新蒙文。內蒙古的自治區內所用的近期蒙文，曾一度受到中共的壓迫，改採以斯拉夫 (Slav) 字母拼音橫寫的「新蒙文」；但受到蒙胞消極的抵抗，終於又恢復使用近期蒙文。至於蘇俄境內的布里雅特蒙古 (Buriat Mongol) 和喀爾穆克蒙古 (Kalmyks Mongol) 均曾採用拉丁字母的蒙文，終又改採息立爾蒙文。

最後再說一說蒙古的標準語。元代是以喀喇和林 (Kharahorum) 為中心，元亡後，以察哈爾 (Cahar) 為中心。地方的方言，也因滿清的分封盟旗而加深其差距。至於秘史原文所表現的音，在當時是言文一致的，但在七百年後，却成為今天的文言文，和白話已有顯著的不同。

秘史的內容 十一卷本的秘史，由孛兒帖赤那 (Börte Cino) 和他的妻子豁阿馬蘭勒 (Go'a Maral) 渡過了騰吉思水 (R. Tingsis)，到斡難河 (R. Onan) 源頭的不兒罕 (Burgan) 山前，生下一個蒙古人巴塔赤罕 (Pataciqan) 開始。到太宗自說四功四過止。太祖佔十一卷又四段，太宗所佔不到一卷，失之過簡；所以那珂氏的秘史日譯本，改名為「成吉思汗實錄」也是有他的理由的。

秘史中有關太祖和蒙古先世的史實，多係口傳，沒有年月。一直到卷四 (十二卷本) 末，才有鷄兒年的記事，那一年是宋寧宗嘉泰元年，金章宗泰和元年，西元一二〇一年。因為蒙古的先世史實，都是口傳，所以秘史的作者，就像老子所著的道德經似的，把古代傳來的哲學思想，由老子集其大成而筆之於書。秘史記載的質樸，毫無諱飾，正證明了這一點，它的來源久遠，值得我們的重視。

一 秘史的漢譯及其版本

譯名和譯者 秘史原名的漢字音譯為「忙豁論·紐察·察安」，已如前述。字譯為「忙豁論」蒙古的秘史 紐察

「脫察安」。「忙豁命」是由「忙豁勒」(蒙古)加³³的拼音而成的；由名詞「忙豁勒」的語尾變化而成爲形容詞「忙豁命」，可譯爲「蒙古的」。「紐察」一字，元史語解作「尼古察」(Nigucha)，釋義「尼古察·秘密也」。「脫察安」，即元史的「脫卜赤顏」和「脫必赤顏」，元史語解作「托卜齊延」(Tobichiyān)，釋義「總綱也」。「一般也可以譯爲「史」字。如清康熙時代蒙古高僧羅卜桑丹津(Lobsang-danjin)所著的「阿爾坦 脫必赤顏」(Altan Tobciān)，即譯爲「黃金史」。「所以「忙豁命·紐察·脫察安」應譯爲「蒙古秘錄」或「蒙古秘史」較爲妥當。譯爲「元秘史」，或「元朝秘史」，均名不符合實；因爲「元」或「元朝」的出現是世祖至元八年的事。太祖、太宗兩朝尙無「元」的國號。原文也沒有「元」或「元朝」。

據丁謙氏「地理考證」一書的凡例所載：「張氏(指張穆、筆者)以前，皆稱『元秘史』，並無『朝』字，至連筠簪本，始曰『元朝秘史』，恐非原文。」如果丁氏說的不錯，明初所譯的標題，應該是「元秘史」，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以後，才稱「元朝秘史」。由於此一譯名，也使人確信秘史是明譯；因爲如果是元人所譯，自然要加上「皇元」或「大元」等字樣，絕不能只譯爲「元」或「元朝」。

至於譯者，我以爲最早的，應該是察罕(Ciān)。據元史察罕傳載：「察罕……博覽強記，通諸國字書……又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這三種史書，正是秘史的全部；但以後「聖武開天記」沒有了下落，四庫全書提要的雜史類存目的，却有「『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不著撰人名氏。」研究親征錄的內容，似乎是根據秘史；不過有許多刪減，都是爲太祖諱。中外秘史學家多以親征錄，即爲開天記，而是傳抄時改了標題，此一推測，很有可能，因爲改標題，不去「聖武」，內容却刪去許多太祖時代認爲不體面的史實，正可

以證明親征錄是元人所撰，而內容又根據秘史，則「親征錄」似即察罕所譯的「開天記」了。

次一個譯者，應該是伊兒汗國的尙書拉施特哀丁（Rashid-eddin）。他奉合贊汗（Ghazan Khan）之命，參考金冊（原音爲「阿勒坦 迭卜帖兒」，拉丁文爲「Altan Depter」），以波斯文撰寫「扎米·兀惕·帖伐哩黑」（Jami ut Tavarikh）一書，中譯爲「集史」。金冊是秘史的副本，也是元朝的譜牒。金匱的副本，頒了宗藩，自然是順理成章的。這種說法，見洪鈞氏「元史譯文證補」和拉施特「集史」自序。「集史」和「親征錄」，敘記太祖朝事蹟，若合符節，刪減處也大致相同。證明了兩書的根據，一個是「脫卜赤顏」（秘史），一個是金冊（脫卜赤顏副本）。因爲察罕是元朝的副丞相，而拉施特是伊兒汗國的尙書，兩人都不敢全譯而爲太祖諱。

今本秘史的譯者，推定是明太祖洪武初年，通漢蒙文的文臣，應該是不錯的。何秋濤氏以爲「秘史」蓋係明朝初年所譯，故稱燕京曰北平，博州曰東昌，頗爲有據。因爲金元兩朝沒有北平郡，據明史地理志順天府條，金的中都在明洪武元年八月，改爲北平府（原文譯音爲「中都」）。可以證明譯寫時間是在明初。但博州在世祖至元十三年，方改爲東昌路，明改爲東昌府，秘史原文的譯音，應爲博州，但爲「東昌」，明譯也譯爲東昌，原文譯音有誤。何氏所舉的例，只對了一半。

至於很多人肯定的認爲譯者是火原潔（Gayanije）和馬沙亦黑（Masaiqa），完全是根據顧炎武氏日知錄之餘卷四，華夷譯語的小序，原文爲「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下。語至此，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既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者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此外鄭曉武吾學編四夷考上卷中，也有同樣的記載。就文義看這兩段文字，可知：

（一）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明太祖命火原潔等編華夷譯語，以華言譯其語，係指華夷譯語而非元

秘史甚明。

(二) 明太祖又命火原潔等參考元秘史，以切其字而諧其聲，並不是譯元秘史。既然稱「元秘史」而不稱「脫卜赤顏」。似當時「脫卜赤顏」已譯成「元秘史」了。

(三) 推定秘史的譯者是火原潔和馬沙亦黑等精通漢蒙文字的文臣，應該是沒有大問題的；但無法確定是那一位。

據秘史的譯文，可以看出譯者恐怕不是一位，也不是兩位而是屬於集體的分工合作，請參考左列的例證：

(一) 由四部叢刊本第三卷四十四頁「立帖木真 (Temücin) 做「皇帝，號成吉思 (cingiz) 」起，以下對太祖的音譯，均爲「成吉思合罕」 (Cingiz Hagan)，字譯 (旁譯) 是「太祖皇帝」；但是段譯 (意譯) 却忽而十幾頁均稱「成吉思」，忽而十幾頁均稱「太祖」。稱「太祖」後，又有許多段稱「成吉思」，莫衷一是，若非出自許多人手筆，不會如此的不統一。

(二) 在段譯 (意譯) 的文字裏面，四部叢刊本卷一的第一頁「同渡過騰吉思名子的水，來到幹難名子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子的山前住着。」同頁又有「望着統格黎名子的河邊，」二頁又有「往脫豁察黑溫都兒 (Tuquciga Uender) 名子的山上捕獸去」。這種寫法在二、四卷以後，就少見了，續集根本沒有。第一卷的「……後頭。」「……有也者」，「做了也」，至少在續集中，甚少這種俚俗的寫法。而且在續集中，如「初北平被攻時」、「引兵來會」、「初金主遷都時」、「金主至汴梁，稽首歸附」、「合撒兒……至大寧，其城降。至女真，其主亦降。其餘城池，悉來歸附」，「皇帝涉歷山川，遠去征戰；若一日倘有諱……」等字句，其簡捷合於文語處，絕非正集所可及，尤其是和第一卷對照，其爲兩人以上的手筆，至爲顯然。

譯寫的時間，有人肯定的認爲是在洪武十五年 (一三八二) 我不敢輕於同意。按元的大都原來

是金的中都，明洪武元年八月改爲北平府，永樂元年正月，升爲北京。這可以證明秘史可能譯於洪武元年八月到永樂元年正月之間，但不一定是在洪武十五年。

譯寫的目的 明初譯寫秘史的目的，主要的是在於學習蒙語，通達蒙情；至於作爲元初史料，以廣流傳，乃其餘事。以上的看法，可以由秘史的三譯（音譯、字譯、段譯），並加上切音，得到證明；因爲如此的譯法，古今中外，實少其例。

譯寫的原文和原音 明初譯寫時的秘史原文，似應有兩種，一種是老蒙文，一種是八思巴新字。至於元代是否曾以八思巴新字重寫秘史？雖然文獻無徵；但就當時情況和後來出土的文物，似乎重寫的可能性很大。

據元史百官志三，曾設蒙古翰林院，頒降璽書，以蒙古新字爲主，各國文字爲副。至元八年於國史院置新字學士。世祖至元十四年前後，設置蒙古國子學和國子監。此外中央以及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中，幾均有「蒙古必闡赤」（Biciki 書記）的編制；蒙漢官員子弟的俊秀者，多入蒙古國子學習新字，此一新字，普遍應用於官方，一直到惠宗（順帝）北走，才自然消滅。因此蒙古翰林院等機構，有責任以八思巴新字重寫秘史，應該是不容懷疑的。

本來漢字的表音，並不完全，加以中國方言非常多，因此秘史音譯的漢字，以各地讀音的不同，自然和蒙文原音發生差距。根據當時的情況，明初的都城在南京、秘史的音譯，當然要以南京官話爲主，如果以今天的北平音讀秘史的音譯，恐怕多少要和當時的南京官話不同。因此秘史的音譯，有兩種缺點：一是漢字的音不能正確的表達蒙音；一是南京官話的發音，和今天的北平語有差距。研究秘史原音，這一點也是值得注意的。

譯寫的方式和譯文 秘史的譯寫方式，分爲三種：

(一) 音譯 據四部叢刊本卷一的第一頁：